

懷柔百村史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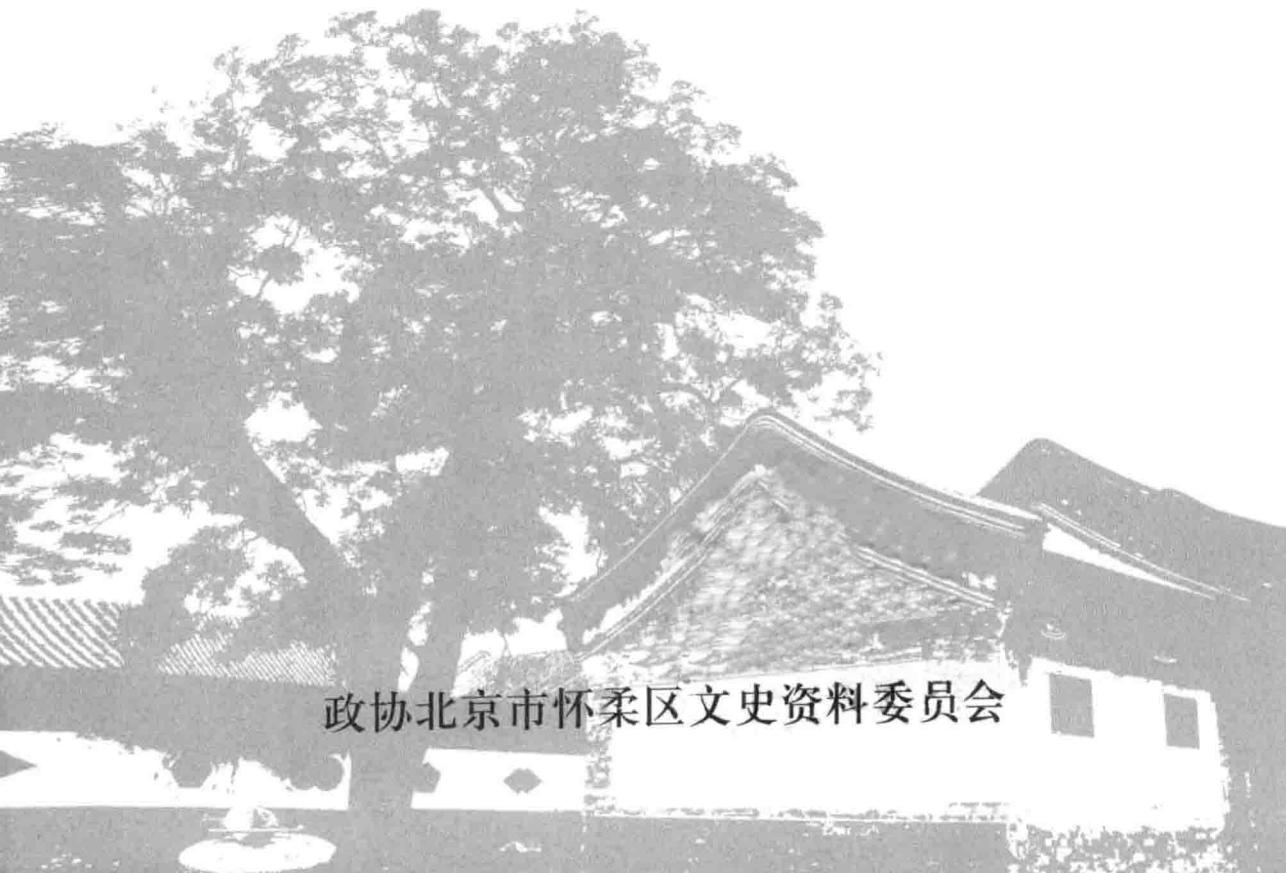
第二集



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懷柔百村史話

武占剛 题



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怀柔百村史话 (第二集)

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北京恒丰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规格：787×1092 开本：16 印张：27.75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380 千字 印数：2500 册

《怀柔百村史话》征编委员会

主任：武占刚

副主任：董林 闫振佳 梁德元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凤禄	王琦	叶永生	付成松	孙逊
宁晋军	刘立	李连鑫	刘贤学	刘晓红
杨井宗	张建民	杜建华	孟海龙	苗志强
赵云	曹岩	黄春海	彭楷清	赫金峰

《怀柔百村史话》编辑部

主编：董林

副主编：杨井宗 刘贤学（执行） 王凤禄 黄春海

编辑：（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海三	王国发	王亚静	冯玉梅	田雨震
乔玉成	李福花	刘静梅	李燕	张广春
杨凤侠	杨海涛	庞磊坤	钟宏成	赵景新
徐东升	徐志荣	高春	曹德禄	彭兴菊
翟明杰	穆福全	魏明俊		

目 录

一渡河村	曹 宇	(1)
七道河村	杨兴春	(11)
七道梁村	李凤明	(16)
三块石村	程宝军	(23)
下坊村	赵海清	(29)
下辛庄村	杨建军 刘洪生	(35)
三岔村	李 根 魏明俊	(47)
上孟营村	杜 艳	(51)
大棚子村	甘文斌	(55)
六渡河村	王为华 魏明俊	(60)
石厂村	李思萍	(67)
平义分村	张秋红 王文仲	(74)
田仙峪村	李志峰 史 源	(83)
东关村	东关村老年协会	(91)
北房村	房会秋 孙桂芹	(97)
东茶坞村	肖建军	(104)
龙泉庄村	王文娟 魏明俊 刘进峰	(111)
甘涧峪村	房朝华	(117)
西台下村	褚凤文 郭秀德 褚绍祥	(127)
安乐庄村	张京京	(134)
安各庄村	崔志宝 赵 靖	(141)
老西沟村	彭明银	(148)

老沟门村		申世国	(152)
后辛庄村	洪 旭	杨广秀	李 阳 (157)
西府营村		姜再国	刘珊珊 (163)
孙胡沟村	李桂银	余建文	孟行月 (170)
西茶坞村	唐爱君	王宝祥	解建伟 石冬冬 (177)
后桥梓村		陈金华	丁志良 张连顺 (190)
张各庄村			線永平 (200)
杨宋庄村			王 伟 (207)
杨树底下村		姜 雪	寇琳艳 (214)
杏树台村		李艳婷	孙兵严 (221)
沙峪村		年 巍	魏明俊 (225)
沙峪口村			段洪博 (235)
杨家东庄村	苏茂栋	杨桂起	程永山 程秀明 (252)
辛营村		赵 阳	王玉洁 (259)
青石岭村	刘绵云	李 斌	胡春梅 (265)
河防口村		于子琴	张连荣 赵普山 (273)
芦庄村			卢士良 (286)
钓鱼台村			刘贤学 (296)
郑棚子村			张玉明 (306)
松树台村			宋立宇 (317)
郑重庄村		张银倩	王永亮 (322)
洞台村	魏明俊	王月银	张 浩 (327)
南年丰村			马 阳 (335)
赵各庄村			刘月霞 (341)
前辛庄村		蒋贵福	蒋贵东 (345)
养鱼池村			于福利 (352)
项棚子村			杨兴春 (361)
高各庄村		方振庭	贾宗宝 (365)
峪沟村		阮福军	李福林 (371)

狼虎哨村	王连勇	(377)
彩各庄村	王建新	(383)
宰相庄村	吴宗平	(388)
崎峰茶村	李洪才 鲍薪宇	李 菡 (395)
焦村	兰秀成	蓝庆英 (401)
道德坑村	李清景	(409)
解村	解响明	(417)
榆树湾村	王晓静	(422)
碾子村	姜 楠 李清枝	(428)
后记		(434)

注：文章排列以村名笔画为序。

一 渡 河 村

曹 宇

昔日小山村 今日大花园

一渡河，桥梓镇辖村，明代建村。相传早年因交通不便，从茶坞到黄花镇需九渡怀九河，该地为首渡，故名一渡河。听村里老人说，该村最早的居民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的，以张姓、杨姓、刘姓、赵姓为主。该村东距北宅 4.4 公里，东北距峪口 2 公里，东南距桥梓镇红林村 2.5 公里，距怀柔城区 15 公里。村域面积 12.7 平方公里，聚落略呈长方形，村内地势的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每当一下大雨，雨水就会汇聚到街道上，然后形成小河沿着街道奔腾而下。解放初期，全村 150 多户，700 多口人，900 亩地，平原 800 余亩，其余是坡岗丘陵。主要粮食作物有玉米、高粱、小麦等。年收成除部分富户自产自足外，大部分是糠菜半年粮生活，还有少数几户整年靠乞讨生活。村西、村北、村东坡岗丘陵地栽植果树，以桃、李子、杏为主，所产水果年年有商贩收购或零售。1948 年春，在上级领导下，一渡河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解放区物资供应十分困难。为冲破封锁，三区在一渡河设立了花果市场，游击区和敌占区每天都有上百名小贩赶着毛驴，挑着担子前来赶市，用食盐，布匹换走干鲜果品万斤以上。

怀柔全县解放后，村民个体分散经营，先后成立了互助组、初级社。1956 年初成立了高级社，高级社由峪口、峪沟、一渡河

三个村组成。在上级党委大搞水利建设的号召下，1956～1962年，全村兴修水利，共建成两条大型灌溉渠，引河水上坡、上山。粮食亩产由原来的100多斤提高到800多斤。个人收入增加了，集体经济壮大了，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大增加了对国家的贡献。1965年，一渡河被评为北京市农业红旗单位。改革开放后，靠党的惠民政策，一渡河发展很快。1988年各业总收入286.1万元，人均收入1279元。2008年村级纯收入达到726万元，人均纯收入11115元，干鲜果总产量650吨，在当地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现在全村共289户，695人（2010年），绝大多数为汉族。有东西、南北向主街各2条，均为宽7米，长300余米的沥青路，装有路灯。村里建有四层村委会办公楼，11%的农户已住上两层楼房，全村建筑层次分明，规划整齐。一渡河村四面环山，坡上植被覆盖率为80%，有松树、柏树和果树几千万棵。怀九河从西南——东北绕村流过，水源充足。所以一渡河村享有“村是大花园，葡萄满庭院，沿街常绿树，户户花果鲜”的美称。

积极参军 奋勇杀敌

抗日战争时期，一渡河曾经被日军统治。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村里老人回忆说：“1942年，有一天日本特务到怀柔县城，报告说四渡河一带有八路军的一个连。正巧当天有一小队日军去九渡河，他们路过一渡河时，进村见房就烧，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共烧毁了147间房、烧死1人、屠杀村民4人。”

敌人的疯狂吓不倒英雄的一渡河人民，抗日战争时期一渡河村共有13名热血青年参加八路军，走上抗敌前线。1940年1月，刚满18岁的刘宗悦报名参军，成为冀热察挺进军十团（即著名的“老十团”，团长白乙化）三营九连一名战士。1943年初，已任班长的刘宗悦所在连和另一个兄弟连攻下了敌人康陵、景陵两个据点，刘宗悦缴获长枪12支。在随后的日寇反扑中，刘宗悦

机智勇敢，刺死日寇 2 人。这次战斗结束后，刘宗悦被提升为副排长，并被调到平北教导队学习。此后，刘宗悦曾在骑兵团和步兵团战斗两年，直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刘宗悦因多次负伤，被领导安排回家休养。伤好后，刘宗悦参加了民兵组织，任中队长，1948 年任县大队大队长。

解放战争中，一渡河又有很多青年参军参战，为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治理山水田 发展农林牧

解放后，由战争年代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一渡河村的人们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开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一渡河村打的第一个硬仗是以小型工程为主，大兴水利，本着“因地制宜，小型多样，引提并举，土洋综合，两条腿走路”的宗旨兴修水利。开始先打砖石土井，安装“解放式”水车，发展小片水浇地。党支部书记刘宗悦办水利勤勤恳恳，早在 1952 年他就和老党员、老贫农一起商量打井搞水；一渡河第一眼试验井，就是他和抗战时期的老民兵王振有打出来的。其他支部成员也都是吃苦在先，处处带头。大队长、党支部委员张永田，在治山治水实践中学会了一套水利技术，成了大队的“土工程师”；看场的老党员赵广和是队里打井修渠的“老参谋”。在打井修渠的同时，村里添置柴油机、锅驼机，扩大灌溉面积。四年时间，自筹资金 8 万元，开通总长 20 华里的 11 条引水渠，建成 8 座小型电力扬水站，引提河水上坡、上山，使全村平均每人有一亩三分水浇地。

一渡河村第二个硬仗是治山治沟，扩大耕地面积。干部群众发扬“冬春突击与常年苦干”的精神，大搞水土保持和农田基本建设。经过平地改畦，山石垒埝，围沟筑坝，植树造林，把 700 多亩坡岗地修成水平园田；把 100 多亩卵石河滩改造为肥沃田；把四道荒沟、八面秃岭建设成拥有 4 万多棵果树的林区；使 300 多亩水土流失面积得到初步控制。

一渡河人终于用自己双手，在穷山沟里开创出新天地。由于摆脱了干旱的威胁，改造了荒山、秃岭、薄地，农、林、牧、副业得到全面发展。随着产量的增加，生产的发展，对国家贡献越来越大，从人民公社化以来，年年超额完成交售粮食的任务。1964年全大队向国家交售余粮6万多斤，果品50余万斤、肥猪188头；社员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一年每人平均收入达到102元。1965年虽然遭受几十年不遇的大旱，粮食亩产却跃增为860斤，大大超过“纲要”，亩产从“黄河”跨过“长江”^①；果品总产量达到66万斤，超额实现了平均每人占有粮果各900斤的计划。

刘家二兄弟 同是革命人

刘宗悦，一渡河村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40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连指导员等职。1946年7月，转入地方武装部队，历任怀柔县武委会副主任兼四区武委会主任、县大队五连连长、县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等职。刘宗悦作战勇敢，曾多次立功受奖。1945年在攻打新保安战斗中身负重伤。

刘宗悦的长子刘福贵是这样讲述他父亲受伤经过的：1945年8月15日，刘宗悦从县大队调到步兵团当连长，就在这一年的农历八月，部队接到了消灭新保安残敌的战斗任务。当时康保、张北、宣化、张家口都已解放，但是万余日伪军聚集在新保安，两次攻城都没有成功。到了晚上，刘宗悦带着60名战士、30名民兵悄悄潜到城下，将1200个装土的麻袋垛到城墙边。挖土中铁锹碰上了石头，响声惊动了城内的敌人，刘宗悦一把将通讯员按

^① “过黄河”、“过长江”：据1960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自1956年，12年内，黄河以北粮食亩产要达到400斤，黄淮之间要达到500斤，淮河以南要达到800斤。此后习惯上称达到400斤为“过黄河”，达到800斤为“过长江”——编者。

倒在自己身下。当时枪声大作，通讯员的腿骨被打碎，而刘宗悦的左胸也中了一枪。直到部队第二天午饭前胜利进城时，刘宗悦才从战场上撤下来，但那颗子弹一直留在了刘宗悦的肺部。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在县里给他安排了领导职务，但他放弃了，坚持回到农村，他说：“我要为我的家乡贡献一份力量。”

1950年，刘宗悦在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后，积极响应党中央“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率先在村里组织成立互助组，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不顾伤残的身体，为改变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带领全村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兴修水利、削坡治岗、修整农田、发展林果，终于换来了一渡河粮食连年增产和林果丰收。那时他每天带领着群众打井、修水利、平整土地，就像当年打仗一样不要命。崩山，别人不敢放炮，他去点药捻；挡坝，别人嫌凉不下水，他先跳下去。村民都劝说他注意身体，别这么糟蹋自己，他却说：“我是党员，我不带头谁带头！”

在南台修渠时，突然出现坍塌事故，当时一名社员正在沟里挖土，站在一旁的刘宗悦，不顾危险一把将社员拉了出来，自己却被土块压在腿上，从此落下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残疾。

今年83岁的赵献文，提起刘宗悦，话未出口眼圈就红了。他说：“当时，一渡河村穷呀，是宗悦哥回来后，村里人才开始过上好日子。他回来那年，一渡河村什么都没有，村东是个大河套，是他领着大伙儿全部填成了地。那时，我们这儿一亩地就产200到300斤粮食。后来，在宗悦哥的领导下，亩产达到了800斤。刘宗悦可真是个好人呢，每次跟人说完话后，就哈哈地笑，说话爽性，办事儿利索。”谈到这里，赵献文将整个身子靠在了沙发上，眼睛久久地望着天花板，不停地吸着手里的香烟。直到今天，赵献文仍清楚地记得，就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在宗悦的帮助下，才使全家度过难关。他说，那时家里6口人只有他挣工分，眼看着一家老小就要断粮了，无奈之下，他找到了刘宗悦。不几天，刘宗悦就给他送来了200斤粮食。那个时候，村里人都知道，不管有什么困难都找刘宗悦。他把家里的粮食分给困难的村民吃，衣服也送给村民们穿，甚至家里的被子也送给别人。

刘宗悦当村干部时，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把生产领导好，必须自己劳动好”。那时候，只要他不外出开会，一定和社员一起干活。在他当支部书记那会儿，村里有个规矩，就是干部白天全部下地干活，到了晚上才集中在他家开会。至今，赵瑞成仍能清楚地说出当年刘宗悦所有的家当：一个板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两个腌菜缸。

村里种地没有水，他就带领大伙儿打水井、修水渠。当时，没有人相信能把水引到山上去，都笑他是痴人说梦。然而，他却带领大家把这事情给办成了。用了几年的时间，就把村里变了个样子，从以前著名的“亏粮村”变成了余粮村。

1964年，刘宗悦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有了这么多荣誉的刘宗悦，依旧是整天乐呵呵地跟大伙一起下地干活。

刘宗悦担任农村基层干部十几年，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团结党支部一班人，遇事和群众商量，坚持参加集体劳动，为改变一渡河村面貌做出了重大贡献，得到广大党员、群众的拥戴。一渡河的事迹都被收入记录片《北京农业的大跃进》中。

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一渡河村被诬蔑为“黑典型”，刘宗悦也被揪斗，受残酷迫害致死（1967年5月9日）。

1978年5月8日，中共怀柔县委为刘宗悦平反昭雪，召开了追悼会。同年12月，中共北京市委为刘宗悦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90年，中共怀柔县委、县人民政府在一渡河村为刘宗悦修建了纪念碑。

1978年，刘宗悦的弟弟刘宗杰担任党支部书记。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村里一片狼藉，人心涣散，土地荒芜，水渠也遭到严重破坏。刘宗杰带领村民重新修渠引水、平整土地，使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粮食亩产连续几年实现“吨粮田”。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掌握建设的主动权和保证工程质量，刘宗杰带领一渡河村民成立了一支有60名技术工人的施工队。1984年投资25万元，建住宅楼22栋。1985年完成住宅楼10栋，建成大队办公

楼一座，建筑面积 1300m^2 ，全年总投资近30万元。1986年建皮鞋厂，使得全村增加近30万元收入，并解决了村民的就业，让村民过上了富裕生活。1988年春，他多方筹集资金，投资600万元建起10万蛋鸡的养鸡场，到1996年底实现鸡存栏30万只。为了实现一条龙生产，又投资建起了一座年产能力达万吨的饲料加工厂。他因地制宜，领导村民在河东种粮食、河西种果树。在他的带领下，集体经济和社员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1989年，刘宗杰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刘宗杰同志当干部永远置身于群众之中，严于律己，勤政廉政，为一渡河村的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现如今，村子里的老人一提起刘宗悦、刘宗杰两兄弟，脸上不禁流露出发自内心的的笑容。

村建粮仓 有备无患

随着一渡河村农业的快速发展，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到了20世纪80年代，已达到年产粮60多万公斤，大量的粮食散存在农户家中。这不禁让人们想起20世纪60年代的饥荒、70年代的动乱以及80年代的几场天灾时，村内作物稀少、粮食紧缺的凄惨景象。有备则无患，村里领导痛定思痛，为了避免饥荒再次发生，为确保紧急情况下有粮食可食，保障村内余粮安全，20世纪80年代后投资200万元建起四座储存能力达1600吨的粮食储备仓，把每家每户多余的粮食集中起来，科学、卫生地存储在粮仓中。

现任党支部委员单晓强回忆说：“那时候村子里产粮多了，除了上交国家和分户外，还剩下很多粮食没地方放，不能糟蹋了啊。村里几个领导就合计着建个粮仓来存粮食。后来开社员大会时，村民全部举手支持建粮仓。

粮仓是由村民自己组成的施工队建造完成的。现任村委会会计划秋成，就是当时施工队的一员，他说：“村里人在知道要建粮仓后，都非常的积极，每家都出几个劳动力。妇女们还组成了

后勤队，为大伙变着样做好吃的，有的家里宰猪，有的家里宰羊，忙得不亦乐乎。吃得好了，干活就更有劲了，原本工期是一年的工程，在大家的努力下，四个月就完工了。”

粮仓的建成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彻底改变了我村农户传统储粮简陋、散落、损耗大的方式，减少了粮食污染，确保了粮食安全。同时也使得村民心里有了底，有了存粮，还怕饥荒吗？

领导关怀 农业领先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大二公”，“共产风、浮夸风”盛行一时，严重地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致使农业生产严重下滑。怀柔县年人均口粮最低的仅180斤，人民的生产生活处在极度困难之中。

1961年春，市委书记彭真亲自带领北京市副市长赵鹏飞到怀柔一渡河村进行调研，同群众同住、同吃、同研究。

彭真了解情况后，首先解决了群众迫切要求，不在公共食堂吃饭，解散了食堂；缩小公社范围，基本是一个乡一个公社，以生产大队为单位的管理体制；确定恢复自留地。这些政策一公布，马上提高了村干部和村民的生产积极性，密切了干群关系。当时全北京市郊区都闻风而动，各区县纷纷解散食堂，真是大快人心！群众称之为“第二次解放”。4月24日，彭真再次来到怀柔，到一渡河大队调查，并召开了有县领导和一渡河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彭真说：“生产力问题是制定一切政策的根本，能解放生产力就好，阻碍生产力就是错误的。所以，按照一切为着解放生产力来调查研究、改进工作。要从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技能着手，充分发挥出农民的积极性来。”

根据彭真的意见，一渡河村被市政府确立为农村示范点。那时，北京市委委托北京农林科学院，长期派驻农业技术人员和专家来到一渡河村，深入到田间地头，为村民们讲解农业高产技术要领，向他们推荐最好的种子、农药、化肥，传授农作物种植管理技术，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

老党员赵成厚说：“我们村被定为农业示范村，就一定要带好头，做好示范。听说市里的农业专家要来，村民们一大早就来到大队等着专家讲课。专家讲了一上午，村民们还意犹未尽，想让专家在村里多待两天，多听听专家的指导。听了专家的课，许多种了一辈子果树的农民确确实实认识到了技术的重要性，发展农业不但要学会种，还要讲科学，这样产量才会高，群众才会富。”

当过生产队长的张玉江，现在想起那时的事，还满脸自豪地说：“20世纪60年代初，一渡河村是北京的农村示范点，彭真等领导同志都来视察过。那个时候，这里是一片果树地，种着苹果、李子、梨都比外村的大，卖得也贵，那时候真是供不应求，在怀柔都买不着咱这儿的苹果，直接销往北京。”

2008年，一渡河村被列为桥梓镇凤山百果园二期工程的范围之内，利用这个机会，村委会积极向上级申请资金，对村东原一、二队场院进行改造，还包括4个粮仓和几个废弃库房。这个改造极大地改善了村内的环境，更好地让村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让村民在茶余饭后有个休闲娱乐的场所。

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怀柔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一渡河这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小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将发展得越来越快，这里将有越来越多的游人参观游玩，这里的人民将过上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桥梓镇供稿)

编者附记：

本文开头说“最早的居民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来的”。《怀柔百村史话》第一、第二集共收入长城以南村庄史话68篇，其中32篇均提到最早的居民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这一说法是有根据的。

元末明初，由于元代统治者的残暴屠杀和连年战争，再加黄淮多次泛滥，造成北方赤地千里，人烟稀少。只有山西，因有太行山、黄河屏障，人丁兴旺。故明初朝廷决定由山西汾河流域的平阳府、沁州等六府州所属51个县往外省移民。北京是首都，又近北方边境，是接纳移民的重点地区。洪洞县是汾河流域人烟最稠密地区，且是交通枢纽，因之，洪洞大槐

树下的驿站便成为大批移民的集结地和出发地。明初 50 年中，洪洞大槐树下共移民 18 批。山西移民总数约 200 万人。移民为朝廷强制，当时规定“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不从者斩”。汾河流域十分之六七的人口迁徙到了长江以北的七八个省。

